

三段论和归纳法在亚里士多德哲学 和修辞学中的不同运用

郝如意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三段论和归纳法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运用:在哲学中归纳法为三段论提供真实必然的初始前提,三段论保证推理过程的必然性,其结果是科学知识;在修辞学中,归纳法表现为例证,三段论表现为论证,两者都不要求必然性,其结果是说服。亚里士多德对于三段论和归纳法的两种运用确立哲学和修辞学的紧密联系,促进了修辞学的诞生。

关 键 词:三段论;归纳法;哲学;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4)03-0028-04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其逻辑学的关键所在,在现代数理逻辑产生之前,一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赖以进行思维推理的重要手段。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手段,三段论的前提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必然性,这种前提是通过直觉归纳提供的,归纳法和三段论共同说明了知识的产生过程。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或知识论意义上对三段论和归纳法的典型运用,这种运用强调推理过程的普遍必然性。三段论和归纳法还有一些不要求普遍必然性的运用方式,亚里士多德是在《修辞术》中加以讨论的,这一点常为人所忽略。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运用方式在普遍必然性方面的差异不仅限定了哲学和修辞学的关系,并且从根本上来讲,亚里士多德通过将修辞学置于不要求必然性的三段论和归纳法这种或然推理的基础上,从而为修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是古希腊修辞学真正诞生的标志。

一、三段论和归纳法在哲学中的运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但是人类的知识按照确定性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经验、技术和科学(即哲学)三个层次,在这个知识序列中,层次越高的知识和智慧的关系越密切,掌握技术的人要比仅仅拥有经验的人更有智慧,因为经验只告诉我们事物如何,而技术除了知其然之外还知其所以然。而

科学知识是“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1]3}科学要比技术更有智慧,因为“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究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1]4}这种科学知识才是哲学探究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被称之为智慧之学。

就知识的内容而言,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事实的知识”和“推得的事实的知识”。所谓事实的知识就是指通过经验观察到的,而推得的事实的知识则是关于这一事实何以产生的原因的。某个事实的产生是偶然的,而一个事实何以发生的原因则是普遍的。譬如苹果落地和其背后的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强调科学知识在内容上应该具有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总结说:“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要我们把握了它,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2]247}

那么我们是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呢?柏拉图在《美诺篇》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智者对获得知识的怀疑:“一个人既不能试着去发现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试着去发现他不知道的东西。”^[3]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回忆说”:不朽的灵魂拥有丰富的知识,后天的学习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一定不要去作某些人在试图解决该难题时所作的那种解释。”^{[2]246}这似乎是在影射其对柏拉图解决方案的不满。亚里士多德是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知道一些



普遍原理,这些普遍原理可以应用于某些特殊的事物。学习的过程就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例如,我们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个普遍原理,然后去判断一个具体的三角形其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知道(知道的是基本原理),也可以说不知道(不知道某个具体的图形),两者并不矛盾。

对于智者怀疑论的解决方案的不同也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论方面的分歧。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是通过证明而不是回忆得到的。那么什么是证明呢?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证明就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2]247}那么什么是三段论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三段论是一种论证,其中只要确定某些论断,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4]也就是说三段论是一种从某些前提出发,通过形式规则的约束得出具有必然性结论的推理过程。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三段论都是有效的,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中细致地分析了三段论有效的格和式,并且指出三段论的第一个格是最适合科学研究的,可以用来追问“是什么”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即便遵守上述规则,但是如果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一样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还必须对三段论的前提加以限定,“三段论的前提必须具有必然性”。^{[2]259}有些三段论的前提可以是其他三段论的结论,但是这个过程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此一来知识就会陷入无穷后退,这个证明的链条就必须具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三段论的最初前提,这个最初的、直接的前提不是任何证明的结论,因而要想解决三段论的前提就必须对这种直接前提进行考察。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证明知识出发点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首要的、直接的,是先于结果、比结果更容易了解的,并且是结果的原因。”^{[2]248}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前提提出了几方面的限定:第一,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不是不存在的东西;第二,前提是首要的、初始的并且是不可证明的;第三,前提和结论具有因果关系。其中第二点我们需要指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证明知识出发点的前提”,也叫“本原”或最初前提,这是一个学科门类中其他知识的条件,本身是不可证明的,例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相等的部分从相等物中取走时,剩余者仍相等。”亚里士多德强调这种最初前提不是通过证明获得的,那么,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具有必然性的初始前提的呢?柏拉图认为这些基本前提或真理就是预先就拥

有的理念。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基本真理不是预先拥有的,而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的。那么,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基本的前提或真理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归纳获得最初前提的知识。”^{[2]348}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通过感官接受外部刺激,然后形成记忆,不断重复的记忆就形成了经验,单一的经验不断积累作为一个整体在灵魂中固定下来就成为普遍的东西,这种经验整体就是科学的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感官知觉中通过归纳所得出来的普遍知觉和概念对于知识而言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过程比作在战争中,军队出现溃败时,有一个士兵停止撤退,然后逐渐所有的士兵止住脚步,最终恢复原来的队列。亚里士多德认为归纳可以分为两种: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完全归纳具有必然性,但没有扩大知识。只有不完全归纳才能提供基本真理。不完全归纳之所以能够提供普遍必然性的前提就在于心灵具有一种能够在众多的知觉印象中把握住其中的普遍的直觉能力。

作为证明的三段论,要求前提的必然性和形式规则的正确性,直觉能力通过感觉、知觉进行归纳为科学知识提供了前提。所以说三段论是科学知识形式必然性的重要保证,而归纳法所提供的前提具有真实性和必然性,这是科学知识内容具有必然性的重要保证,三段论和归纳法是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三段论和归纳法在修辞学中的运用

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开篇就指出了哲学和修辞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具有类同性:“修辞学家说服人的方法也与此相同:他们要么运用例证(这是一种归纳),要么运用论证(这是一种三段论)。”^{[2]245}但是修辞学对三段论和归纳法的运用并不是把哲学中的三段论和归纳法简单照搬,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所以,必须对这两种话语中的三段论和归纳法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差异所在。

就哲学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研究的是事物的普遍根据和原因,在三段论和归纳法的保证下,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如何获得这些科学知识的方式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肯定了哲学话语所具有的真理和普遍性。但是对于当时在希腊公民政治生活中普遍运用的另一种话语:修辞学,他们的态度又出现了分歧,柏拉图对智者混淆事实、颠倒黑白的行为进

行了批判,柏拉图认为无论是城墙的建设还是港口的装备,我们需要咨询的对象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建筑师,而不是修辞学家。柏拉图批评说:“他们把‘可能性’看的比真理更值得重视,他们能够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不足道的东西显得重要,使重要的东西显得微不足道,使新颖的东西显得陈旧,相反也能使陈旧的东西显得新颖。”^[5]

柏拉图的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待修辞学的基本观念,我们经常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推崇“雄辩胜于事实”的文化。这种印象并不准确。因为至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并不如此。针对柏拉图的批评,亚里士多德指出:“造就智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6]337}当拥有真理和正义的一方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时,当事人要对自己的不善言辞负责。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不能用体力保护自己是可耻的,一个人不能用演说保护自己也是可耻的。修辞学的目的就在于当别人不正当地使用论证时,我们便能将他驳倒。因而,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并非雄辩胜于事实,而是雄辩可以捍卫本已存在的事实,从亚里士多德要求修辞不能影响听众的情感以免作出错误判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指责修辞可以起到蛊惑人心掩盖事实的作用的话,那么健康、财富和才能都应该得到指责,因为错误不在于这些东西本身,而在于是否得当得加以运用。

柏拉图已经看出了修辞学对可能性或或然性的依赖,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一点上来捍卫修辞学的合法性的。如果说修辞学不是对事实的歪曲,而是对事实的捍卫的话,那么它并不需要知识的必然性,而需要的是找到说服听众的方式。在说服听众方面,这种或然性的论证方式甚至比知识更加有用。

亚里士多德指出在科学知识的探究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三段论和归纳法两种方法,在修辞学中同样需要运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对这两种方法的限定和要求与哲学中的运用有所不同。首先是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在论及科学所使用的三段论要求前提的必然性时指出:“没有它们,可能会有三段论,但绝不可能有证明,因为其结果不是知识。”^{[2]248}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6]348}在各种说服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论证说服,论证说服所采取的两种方式就是例证法和推理论证两种方法。两种方法各有优点,总的来讲推理论证更有说服力一点。

推理论证采取的形式和科学知识探究过程中的

证明三段论一样,是一种从前提出发到结论的论证过程。但是修辞三段论和证明三段论有着重要的差别:第一,证明三段论的逻辑前提必须明确给出,而修辞三段论的形式则更为简洁,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则可以省略,如同斯特劳森所说,日常语言的使用自有其逻辑规则;第二,证明三段论要求前提的必然性来保证结论的有效性,而修辞三段论并不要求前提的必然性,因为修辞学处理的对象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很少具有必然性。从这些差别来说,修辞学所使用的三段论对于修辞学本身的目的而言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科学三段论在前提上是严格的、形式上是繁琐的。修辞三段论形式简洁,使用条件广泛,虽然它不能像科学三段论一样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但是在修辞学实践中能够说服听众,从而彰显事实,捍卫正义。

例证法是归纳法在修辞学中的运用,在科学知识探究中,归纳法是对感官经验的多样性的固定,而在修辞术中,例证法所做的归纳不要求对象的丰富性,例证和要证明的对象之间是部分和部分、同类和同类的关系,“但一者比另一者更加为人所知”,^{[6]344}例如,要证明狄奥尼索斯要求配备一个卫队是图谋成为一个暴君,就可以举例说从前庇西斯特拉图曾要求配备一个卫队,到手后就成了一名暴君。

三段论和归纳法在修辞学中的运用要比在哲学中宽松得多,但是由于修辞学话语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通过说服听众来捍卫真理和事实,亚里士多德认为“或然式证明”对于修辞学实践来说也是充分的证明,因为“我们认定事物得到了证明之时就是我们达到最大程度的信服之时”。^{[6]336}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哲学和修辞学,并且把两者建立在不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使得修辞学得以摆脱来自柏拉图的批评,并且使修辞学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这种理论在将修辞学与诡辩和论辩术分离开来时把修辞学武装起来去反对它自身的滥用。亚里士多德的极大优点在于在有关劝说的修辞学概念与有关或然性的逻辑概念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并且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建立哲学修辞学的整个大厦。”^{[7]6}

结语

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和归纳法的两种不同运用,一方面使得以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为目的的哲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体系得以区分开来,并且哲学话语要比以说服为目的的修辞学话语和以净化灵魂为目的的诗学话语更高级,但是哲学话语并不能涵盖全

部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使得修辞学被纳入到哲学的监管之下,使得这种话语摆脱智者的滥用和歪曲,从而确立了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后世的修辞学理论和实践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规训。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修辞学的边缘要素的修辞格分类学被推广为整个修辞学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哲学的监督,最终导致修辞学被狭隘的修辞格分类学所窒息,并且于19世纪衰亡。“当它将其部分变成整体并将所有东西与‘工具’、与第一哲学联系起来时,修辞学也就死亡了。”^{[7]2}

其次,从修辞学的实践来说,亚里士多德对雄辩和事实关系的矫正再度受到扭曲,亚里士多德认为雄辩要服从揭示和显露事实的要求,事实是修辞学的第一要义。而后世的修辞学实践中,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修辞学遗忘了显示事实的使命,变成了用以欺骗民众、掩盖事实的工具。当修辞学所拥有的强大话语力量摆脱哲学的监督和事实的约束时就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量,这也是当时柏拉图对修辞学进行批评的

担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M]//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3][古希腊]柏拉图.美诺篇[M]//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06.
-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M]//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84—85.
- [5][古希腊]柏拉图.斐德罗篇[M]//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6.
-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M]//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7][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On the Different Uses of Syllogism and Induction in Aristotle's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HAO Ruy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Syllogism and induction hav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uses in Aristotle's ideological system. In philosophy, induction provides genuine necessary premises for syllogism, syllogism guarante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asoning process, and the result is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rhetoric, induction manifests as exemplification, syllogism manifests as argument, both of which need no inevitability and the result is persuasion. These two kinds of uses by Aristotle have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and resulted in the birth of rhetoric.

Key words: syllogism; induction; philosophy; rhetoric

